

道古堂全集



下136
976
3



明和 16
976
卷 2



道古堂文集卷十二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撰

序九

李芳遠詩序

吾浙十一郡南宋而後金華理學獨盛於浙東其一派
為唐說齋其一派為呂成公其一派源於子朱子何黃
金許迭相推衍至明初而宋文憲王忠文兩公得其宗
忠文死節於滇中文憲傳方臨海正學成仁取義皦然
爭日月之光其女夫王青城稔即忠文之孫復以節概
著夫其人誦法周孔必其胸中有至剛至大之氣浩然

而不可磨研辨於天人理欲之介斷斷不肯絲毫假借
故觀其外彪炳宇宙卓然爲一代之完人而不知其素
所蓄積者深而景仰者高也東陽有純孝李君芳遠三
歲喪父卽斷乳不肯食母病不入私室者一十八年暨
奉母諱結廬墓上靈鵲來巢枯竹復生蛇虎不敢犯大
吏高其行爲請於 朝旌門表里聞風而感化者未易
以悉數也余意其人得天者厚而一跬步一舉足未必
墨守陳編而立之監史以自律者及以詩來謁則皆研
情性命斧藻其德以蘄至乎其鄉先正之守先而待後
者故考其行則聖門曾閔之嫡傳而核其學則唐呂與

子朱子之正派而三復其永言言志之所在則北山蓼
莪之遺響余與二三子終身由之而不能盡心摹手追
則又自慚辭多乖離而行有枝葉而後歎芳遠之自得
者深矣古今來詩學充塞兩儀而孝子之以集傳者不
可多觀徐仲車而後遙遙五六百年而於姚江得孫都
督堪又幾百年於魏塘得魏公子學伊又幾歷百年而
得芳遠洵乎爲詩者易而能以人傳詩者之難也余不
能自信人與詩之必傳與否序芳遠詩而附芳遠以傳
有厚幸哉有厚幸哉

言早幸游言早幸游
謂自言人與詩之心與否我與詩而相與以詩
而天數而子與詩者長而銷以人與詩者之與也余不
曾舉又與百子外與詩者公于學而與與百平而
可與與余特而與與與五六百平而與與與與與與
亦與與古今來詩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則又自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其之散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于未于之五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潘華蒼詩序

羊城風雅甲天下海幢高會韜隄不律而至者率
常數百人含宮嚼徵前喁後于訇訇隱隱驚霆簸邱余
聞而豔焉惜不得俯仰揖讓插齒牙樹頤頰與諸公爭
一日之長短每用爲恨歲在己未羅子履先以計偕至
京師投余詩爲幽贄余適校士禮闈未及見也壬戌之
秋潘子華蒼以詩來謁擢穎抽英含芳獨秀與其熊豹
之姿頗不相肖余仍以試事羈而華蒼亦復失意以去
余從同年衛侍御所寄一詩以申推襟送抱之意比華
蒼於曹景宗華蒼得詩珍若球璧至邀履先諸子共次

余韻傳至通邑大都以荅余之雅贖今嶺南所傳金春
玉應集是也嗚呼余何以得此於諸君而勤勤懇懇至
於如此蓋匪獨其才懋也其崇尚懿德敦信古處有出
於性生者矣客歲客自婁東來華蒼哀其壬戌以後之
作緘書寄余謂今且隸漕院帳下爲千夫長於太倉矣
余讀其詩格益蒼情益深詞益曄曄煥爛然不能無憾
於年運之既往功業之不建增歎絜息余讀未卒業不
能不爲華蒼惜焉華蒼少受知於制府鄂公延置幕府
教之讀書厚期以封山刊石爲國家折衝禦侮之柱臣
而歲月侵尋頭顱非昔腰弓佩鞬猶然與三五健兒較

尺寸進退斯亦可哀也已然吾聞之詩者持也又曰詩
言志華蒼持此志以往進而不懈而益以昌其詩所得
不旣多乎其爲我持此語以告履先諸君子爲何如也

王東侯竹香閣詩鈔序
謝傅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言漸近自然余以禮經解
之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大塊噫氣
萬竅怒號此天籟也前者唱喁後者唱于此人聲也唱
喁唱于而自然之音成焉今之詩歌古之樂章也詩貴
達意意達卽止無取乎鋪張也詩貴抒情情抒則流無
取乎侏離也天地和而萬物理而樂以作人心和而性
情正而詩亦以作今世之言詩者其病有二一在炫俗
妃青儷白使人眩惑而不得其宗一在自欺絕幽鑿險
使人詰屈而不通其讀如其意以繹之卒與人了不異

也所謂以艱深文其淺陋也返而程之三百篇之旨彼猶以脰以注以旁以翼以股以胸者之鳴而非人聲也韓江王君東侯矢詩不苟義與俗遠往往與三百篇合川途行役偶寫靈襟節物關心獨標麗製介余門人郭生林馨來質余嘗舉自然之說以衡一代之詩躋者半拂者亦半執異已者之裾強聒而與之語掩耳而却走者衆矣年運而往張一臂而助余者半就鬼錄棲遲異地東侯獨唱無和能爲舉世所不好之詩吟嘯於荒廬委巷之中隱隱與余言相闡發欲不引爲同志得乎齷冬無俚輒書平昔所持論者以昌其詩且倚以自壯也

孫三坡遺詩序

余讀潘氏所輯龍眠風雅竊歎孫氏門才之盛心焉企之旣而遊歷四方而足不至樅陽交不越方左意以爲明德之後必有達者而卒不得一遇或其人韜光匿采不求鄉曲之知則轉自咎聞見舛陋局於方隅而無以盡天下之士耿耿者三十年矣逮薄遊邗上於吳兄葦邨所獲覲孫君在坤溫恭蘊藉風格如接晉宋間人曩時求舊之私心至此少慰匆匆別去不相見者又復二年昊天不弔喪我慈親悲風穿牖肅氣慘慄而在坤方到其尊人三坡先生遺集麤竟遠渡揚子踵余門而求

一言以增先人之重嗚呼余棘人也創深痛鉅不與人
間榮辱之事而猶妍妍然如平昔之安常處順焉者張
頤侈口縱談風雅可乎在坤斷齏蕭寺挫磨風雅繆變
而不去必欲伺余一日之間以慰先人於地下則其誠
可感也倚廬土席呼鐙而讀先生之詩滂葩津肆氣滲
然以清味迥然以永先生之靈爽悅悅在吾心目前乃
弁然而興曰吾今而後可以藉手於在坤矣夫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詩之微旨也愛其親以及人之親禮之善
教也以余斬焉衰絰在坤宜有扶服救之之誼今其人
有繼志述事之孝而不佞漢焉無一言以相及則恐其

傷仁人孝子之心而於錫類之義不廣也清宵無寐泚
筆述其起末知我罪我在善於詩與禮者辨之而已

其賦末味矣其味其善於詩與韻者其言
 於人於事之心而於賦之善不與此詩有異也

汪恬齋遺詩序

衣冠麋集吟事遂興事必酌雅言必敷典弱調屏絕浮
 豔寢息此韓江詩教之所以盛也余之得交諸君子也
 以詩而余實不工詩也汪君恬齋獨眷眷於余以其易
 與也亦知余之斷斷焉耻徒以詩名也諸子為詩鑢肝
 鉢腎矯尾厲角務蘄勝於人而後已恬齋冲夷恬澹未
 嘗有蘄勝之心壹耳目併心志積力以從之而不能至
 余慙焉夏夜云竹涼深夜氣蟲響近秋聲雲木樓云鳥
 聲連境靜雲影對人閒清明云客懷啼鳥路春態落花
 風元日云老覺吟情健閒知拙養尊清深幽邈已築長

卿之城而劇笠澤之壘矣所謂內力獨完者非耶逮余歸自嶺表恬齋遽厭人代曩時吟侶殂謝過半紅橋綠水之間皆爲車過腹痛之地而余亦老嬾不復能任筆墨之役矣令子懋脩兄弟哀集遺詩旣請於香樹歸愚兩尚書詳加論定三都元晏焜耀家集以余爲先友更請一言昔劉季緒掎摭利病而才實不逮作者鍾磔品漢及齊梁之詩分列九品義例綦嚴然磔集不登於七錄不列於隋志又無名章秀句傳誦人口是能者不必論論者未必能也二公則兼之矣余不能詩敢云能論詩乎懋脩兄弟殷殷繼二公之後以請深求其故而不

得久而乃知孝子之用心微至也夫詩以昭示來茲必使無智愚無賢不肖人人各慊其願欲而後爲天下之至言古今之通解余誠愚不肖矣使吾昧而爲之則如劉季緒之掎摭蹈陳思之所訶然逡循退讓而不能持論則萃天下愚不肖之人余實爲之倡導其何以慰幽潛而彰錫類哉秋鐙無寐悽愴傷懷聊書疇昔之所以獲厚於恬齋者以塞懋脩兄弟之望質然疑於九原感寸心乎得失不自知涕泗之橫集也

金存齋遺藁序

樊榭厲先生少爲諸生時嘗教授吾里中凡著錄稱弟子者皆能諧聲病事雕繪前喁後于聯翩蔚起存齋金五兄其一也存齋有經世之才局於牖下不得展其用悲愉歡戚一寓之於詩間爲近遊卽景抒情無狂華浮豔干其筆端迢迢盎盎適其清醇冲澹之襟而已而又深自韜晦不妄示人得見者族叔江聲觀察暨王二麟徵汪五西顥施六北亭及不佞不過數人兩年來江聲麟徵相繼下世西顥北亭因人遠遊棲遲頽放獨有余在逮存齋不祿愴童稚之歡肩後死之責旣銘其幽矣

驥子廬江復輯其生平之詩就余論定汰存其十之六七既卒業喟然而興曰夫人於其所甚親暱其情性氣誼及其聲音笑貌近則歷歷可以指數遲之久則迷離惝恍輾轉記憶而始得其形似遲之而又久卒歸於滅沒而十不得其二三矣夫於其所親暱者如此況泛泛相值者而可幾其萬一乎獨至於文字之畱傳雖更千百世而猶能旦莫遇之存齋往矣紙窗竹屋青鐙熒然試手是編存齋之精靈有呼之欲出者嗚呼存齋爲不死矣

程柯坪爽籟山房詩集序

自余癸亥歸耕家江三數詩老皆無恙牽率山遊遂有南屏雅集高僧真隱聯翩入社空亭畫舫筆墨淋漓而余既逢其盛人事遷移歲不我與深交密友凋喪殆盡而余又丁其衰里中翬屐大有嗣音索居無俚時時過存乃叩囊底之智跋扈於少年之場諸賢鯨鏗虎躍頭角槎枒余以陳人暮氣頹唐其間笑不自量然非此則無以送餘年而陶永日諸賢亦以其易與也而暱就之敦槃之會獨執牛耳接瓣香於前輩扇芳軌於將來野老生涯閒居風味如是而已程子柯坪思既湛深才尤

道古堂文集卷十二
警拔於吾言無所不說其意之所到又能曲折以達其
所欲言新詩二卷皆余所點定也性情之所寄辛苦之
所積蓋以驗異日消長之故過而乞序夫詩無常格亦
無常主與會所至妙手偶得沾沾自喜者固非斷斷爭
勝者尤繆以余推排人世獨當絕續之交感舊懷新一
泚筆而百憂來集故難爲柯坪告也柯坪天工人巧交
嬾爲用風雅不亡必有英絕領袖之者季興將在吾子
端是術也以往夷猶深造以馴至於古人假我數年或
猶及見柯坪勉矣

遠村吟稿序

憶歲壬戌癸亥間顧丈月田以詞場宿老號召同里詩
人爲社於西湖月必五六會蒸然發動轉相招引振采
騰華於時最盛迨月田下世西湖壇墀稍就衰歇矣旣
余來嶺表頗聞里中英挺年少更酬迭唱繼起於一時
若陳君遠村其一也遠村爲詩清夷雅正能自抒其所
得不剽賊前人賸語於吾里詩人分茅設蔭亦無所比
附余嘗謂風雅一事雖各有承稟要以持人情性足尙
依阿爲隨步趨不易如明七子十子及國朝西泠十子
考辭懷響若出一手比觀數集輒令人氣索吾里詩人

則或尙豪健或擅敷腴或務堅瘦或披豁羣紛或原本
積冊有專長無定格期達吾志以止昔月田爲社時每
軒衣張睂援筆無所顧讓及閱諸人作則撫髀歎曰何
哉筆陣參差變異若是公等其各爲雄長可矣余於遠
村亦云遠村之曹余所夙契者徐秋竹陳百藥篁墩沈
元仲他若余松屏陸古漁李東里未獲盡窺其吟什而
卽遠村以推其悉挾競爽之能靡雜襲之病有可信爲
必然遠村年最富爲業尤警敏踔厲風發大放厥辭詎
可涯涘余淹滯斯土有歉接對而英挺如遠村尤惜其
未親風旨於月田與爲哦咏而導揚之也爲之序不能

無振觸云

秋竹館小藁序

布衣憔悴之士漠然一無所向其精神必有所寄則詩
其首事矣夫不酣豢於富貴志氣自清不奔走於形勢
性情自澹不營逐於世故神理自恬周德昂所謂文之
得於內者雖不能驚四筵而可以適獨坐余嘗標舉斯
言以爲詩不在噉名之熱人而在菘蘆風雨之中非創
解也北墅故多詩人吾所知者有何東甫而不知又有
包梅垞陳曙峯顧懷雪巖可亭散帶衡門翛然遠俗嘗
欲亟與之雲龍相逐而蹉跎不果而懷雪死矣詩佚不
傳亡何可亭又死有詩數十篇曙峯家貧能刊其詩詩

道古堂文集卷十二
可傳事尤可傳也嗚呼鄉有詩人而不知耻也詩可傳
而不知傳之益耻也有傳之者而不能張一臂以助之
呼疚孰甚焉來乞序遂因是以補吾過以志區區之私
若天清思妙句有目者自能辨之不屑屑道也

范雪軒遺詩序

雪軒好博雜無益之戲屢破其先人之產顧於友朋師
弟之間性有篤嗜友非寒勿交交非詩勿善也著錄余
門十年而友同邑楊詠俞楷詠名家子以詩爲職業楷
樸遯少威儀五言入陶韋之室余從雪軒以交二君而
智識益擴雪軒之左右采獲可知也雪軒目光如炬隘
視鄉國跳身獨出絕江漢越秦隴歷張掖登臯蘭河聲
嶽色震盪其襟期而發作於筆墨借五七字以宣洩其
牢愁結惛之氣有詩二卷卓然可傳屬余爲元晏以張
大之余嬾未暇也已而訪碣石淹析津賣藥自給無所

合而歸在再數年傷生願願竟天天年嗟乎雪軒豈昧
昧不事家人生產者哉心期古處雖負俗而不以為累
紉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余與楊俞二君能傳其詩雪
軒為不孤矣

沈寶華遺詩序

天地一靈機也雲霞之變滅草木之榮落人物之代謝
一也生而蚩蚩泯泯尸居餘氣嗟大耋而見惡生猶死
也沒而慧性不磨清機不絕徵瑞於家門播芳於來裔
死猶生也之生而致死之之死而致生之非知命之聖博
觀達識之曠士孰與究其微乎吾友沈君蔭岐有才子
曰寶華幼具至性母以免身而疾籲天祈代母愈而竟
夭折以死所為詩靈機獨運如石芝九光幽蘭一穗挹
之則無迹佩之則彌芳余所為死猶生者寶華足以當
矣蔭岐西河之痛過時而彌甚盡刊其所為詩來乞余

序是將以塵世之掄揚慰夜臺之寂寞以鄙人之疎逃
愛寶華之才欽寶華之孝猶不能不歛歔而嗟悼而謂
蔭岐能已於悲乎齊彭殤一死生之說存而不論論而
不議以俟世之知命之聖博觀達識之士而已矣

丁誠叔遺詩序

蘭香草也生於幽谷非有芬芳辛烈之臭味也艷之則
穆然而神怡入其室迥然與之俱化忘其爲香也并忘
其爲蘭也及與他草木相棲如親好女如燒甲煎芬芳
辛烈摧氣廻腸姚冶之思油然而生然而可以移情而
不可以悅性高僧澹士弗之貴焉其氣息殊也易曰同
心之言其臭如蘭易於立言者莫如詩詩以氣息爲尚
其臭如蘭易以氣息喻也吾嘗取前代之詩效范蔚宗
所爲和香方者而論之托諷諭者或失之俗扇側豔者
或失之甜宗寒瘦者或失之苦恣豪猛者或失之姦窮

怪變囂然而不靜詩之可以蘭喻者宋謝朓唐韋應物
其選也應物享高壽朓有夙慧三十四歲而卽殞謝吾
不知應物之詩中年而工抑老而始進歟夙慧與不夙
慧昔之人未有以云也女夫丁健誠叔未弱冠卽爲詩
在朋儕中迥然自異進而與諸父執角才情意氣猶夫
人也暨乎青鐙夜雨開卷有得其志矚然以潔其思窈
然以深其氣溲然以清和以雅和以安則氣息勝也吾
獨嘗憂之歲必迭嬗而成學必盈科而進顏淵聞道最
早而天童烏九歲與元而殤年未至而識先到焉候未
至而詣先進焉譬諸蘭當明而見鋤爲防而見艾不得

終其年壽固也幸而及時而放見賞於高僧澹士不數
日而卽翦其穗恐其氣竭而來歲不芳也已而誠叔果
不躋中壽而吾獲知言之名而抱祝予之痛痛誠叔乎
痛今之人之詩可以蘭喻者無其人也

亡妹吟草序

妹爲先府君次女母王太孺人卽吾母女弟也甫毀齒卽知嚮學未嘗就傅亦未嘗問字於父兄聞弱弟誦讀經書則默記試效其聲以識字辨色而興雒誦琅琅聲殷戶外稍長輒效余爲制舉之文旋棄去壹意爲詩風格蒼樸無脂韋之習無金粉之氣蓋夙成也執先府君喪哀毀雀踊旣除服而歸於趙聳曰萬暎恂恂溫克雅相器重閨房唱酬而妹才較勝聳以几案才參人幕事恒他出青燈苦雨望遠懷人皆妹攢眉覓句時也余赴召之京妹寄詩有有金買書不買田語遂爲吾一生實

錄吾姻親有令北直隸之新河者招萬暲往妹以無子
偕行余官京師無從尼也而妹尋悔遺書酸楚然有唱
和遣日亦安之矣夫何轉客慶都令爲海豐林君鵬飛
交余厚而萬暲以痢疾卒於官舍妹聞驚慟欲絕伶俜
孤苦挾一小婢一老僕遞其棺以歸里艱難險阻備嘗
矣依母以居驚魂稍定一往之詩皆牢愁血淚悽心寒
魄之語也余被放歸田舊居不足以容石友方君滌山
割宅讓余滌山有女芳珮有頌椒咏絮之才妹來省母
輒相見歡甚自是唱酬無虛日家有女甥女姪妹親指
授詩律藉以梳雪結憎而消磨時日俄而兩母棄養芳

珮從其壻遠宦京師甥姪漸次出閣益復無聊病不可
藥神離形蛻卒於吾家妹不宜子兄公止一子無可繼
者吾弟世順哀之命子心仁主其喪恐蹈紀人滅節之
譏葬畢而卽撤之權也亦經也妹詩二卷手自謄寫一
以寄余一以屬吾五弟之子友仁收弄而未嘗輕以示
人余友吳城輯武林詩汪啟淑選閨秀之作皆有數篇
見其集中嗚呼余兄弟六人十年以來凋喪殆盡姊與
一妹皆先死獨妹在今又病亡余以負負踴躍之身視
蔭偷息何爲哉雪涕爲此序幸而傳乎妹不死矣

詩論息而為始重為也其幸而斷乎秋不預矣
 一教習去取斷於今又蘇士余以貧實難離之長願
 其其集中與吾余及策六人十年以來其故盡被廢
 人余文吳楚雖近林荷其願則嚴關表之非皆不獲
 以齊余一以佩吾正策之平文才外存而未嘗以不
 其其集而唯之對也亦其也故詩二卷平自欲寫一
 皆吾集其則文之命于小才主其爽怒離味人勉謂之
 其其集而唯之對也亦其也故詩二卷平自欲寫一
 皆吾集其則文之命于小才主其爽怒離味人勉謂之
 其其集而唯之對也亦其也故詩二卷平自欲寫一
 皆吾集其則文之命于小才主其爽怒離味人勉謂之

從子良甫詩序

吾宗得姓自宋始有宋一代未有以文學顯者有名開
 者見於登科記夾深通志畧傳之有名疎者著金陵統
 紀宋史藝文志傳之自元以後武功宦績不絕於時若
 其詩章之炳耀未有逮也雙溪澤西兩公鬱起乎陽羨
 吟聲麗藻與李獻吉何仲默諸人相酬唱為當時士夫
 之魁嗣是以往代鮮嗣音蓋吾宗風雅之絕響者二百
 年於此矣從子良甫少即有志於聲律之學長而宦遊
 燕冀齊魯之郊耳目所見畢紀於詩深造理道出言有
 章遂為吾宗人文學之倡夫標鉞鏤以張門第擅青箱

以傳世業亢宗之子溢於齒芬矧吾家世衰薄有才如
良甫欲不喜談而樂道之得乎良甫其好之彌篤為之
益進而不已鏗鏘金石宏我遠模雖希風曩哲無難愧
吾無雙溪澤西之才一相應和為粗述前世遺烈以昌
其詩以堅其志

其詩以堅其志

道古堂文集卷十三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撰入

序十

胡聲甫南唐雜詩序

南唐當五季擾亂乘時竊據奄有三十五州之地聲名
文物鬱為九國之冠其記載尤為繁博戚光所更僕而
數者曰烈祖開基志曰烈祖實錄曰吳錄曰江南錄曰
江南別錄曰南唐近事曰江表傳曰江南野史曰江南
館載并馬胡二家凡十一書余所見者近事野史二書
而已高遠撰吳書書未成卒焚其草故多遺落徐鉉湯

近世書目卷之三
一
悅皆李氏舊臣降宋後奉勅撰江南錄悅無一字可考
鉉著三主論王安石言至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
以歷數存亡論之得春秋箕子之義陸游著書取以附
南唐紀之後可見者僅此數百言別錄爲陳彭年撰吳
唐四主傳也鄉前輩吳太史任臣緝十國春秋曾一徵
引太史博聞廣見諒曾親見此書而今不可覓矣陽羨
馬元康世家金陵多記唐事書未成而卒孫令繼成凡
三十卷書法多做春秋其題女憲書後猶云南唐載籍
疏脫則其探索也精矣金陵胡恢博聞強記臧否人物
元康自烈祖已下謂之書恢謂之載記丞相蘇頌嘗非

之陸游用史遷法自烈祖而下皆爲紀游書傳而恢書
遂廢今世所行惟馬陸二家差爲完善考信之士將於
是據依焉胡孝廉聲甫養疴杜門罕接人事縱覽羣籍
以自娛以吟事貫史學著南唐雜詩百首提要鉤元於
是乎在論斷出其中詠歎淫泆亦出其中洵史學之階
梯談藝之津筏也僕老而耄忘曩之所記十不得一二
受而讀之耳目發皇神智長益顯顯如遇故物焉則聲
甫之益我深也或者獻疑曰馬陸二家互有同異專用
馬書無漏落乎曰馬詳而陸畧也馬書幾倍於陸辭贍
而事完馬可以該陸陸不能該馬也陸不肯著名懼以

私史而干戾馬承先業若遷之繼談固之繼彪思廉之繼察有世學焉有舊聞焉或又曰馬書不足復益以近事何也既徵近事則凡所謂江南野史釣磯立談王銍之記僧文瑩之錄陳霆之紀傳吳任臣之春秋其書具在何以不均引也應之曰此爲聲甫陶冶性靈之物非以砭疇駁鍼疎陋誇奧博而資證據也龍袞撰野史凡八十四篇而今已軼其半焉書具有之立談說部不足以史稱銍與文瑩皆國亡已後之事不可屢入霆與任臣代近不得稱史概從割棄作者豈無意也而乃咕咕喋喋以此相難過矣疑者唯唯而退余乃悉記其語以

復於聲甫遂書之以爲南唐雜詩序

小詩中三致意焉可爲委鬼之董狐德陵之南史豈可
以王建花蕊等作一概相量哉竊怪楚芳儒生何從見
聞而詳悉若此以云酌中志則內書堂二十四司涿州
進香備言之矣以云玉鏡新譚則逆閹始末招權納賄
緹騎四出生祠徧天下備言之矣以云桐下所然則惡
燄鴟張謀爲不軌及貫盈被籍金錢充奴備言之矣若
夫敘鬼瑣次嬉戲飲食之微技作之細宮中行樂秘少
有外人知楚芳何所據而知之何所知而歌之詠之占
燈擁髻有樊通德其人者乎吾不得而知也是詞爲同
邑陳棕所竊向有鏤板吳中徐編修大臨已辨明之海

昌吳君葵里復得元本重加刊定而正其註之不可解
者楚芳一腔孤憤借聲韻以抒寫其萬一所謂誅姦諛
於旣死豈爲德陵傳一二軼事哉邑子盜竊名氏湮沒
者幾百載得大臨而乃顯又五十年而葵里復表章之
九原可作得二知己可以無恨矣

此風何計歸之映日所以無別矣
 昔者百歲而大顯而六麟又正十平而效里野奏章之
 大何取世微漸則崇一二輝事始於千盃蘇李凡國
 本共一強弱前曾經所以待其萬一而體精強
 其是保家也其本軍也其家而五其出不可

趙編修使滇集序

今天子臨位之十載吾友趙編修橫山試於殿廷文
 學為第一遂奉明詔使滇歷辰沅越貴筑執契司匠
 掇其殊尤無玷於成命已乃綜其往來行役之什百有
 餘篇而以使滇名集夫登高能賦謂之大夫固爾滇土
 之闢蓋二千載於茲持節於其域者未易更僕元狩以
 來之建置牂牁鄯善之侵割南詔之分井段沐之苗裔
 沙楊之醜類雲邁滄海之書墜簡遺文與夫磨崖鐫洞
 之故蹟輜車所指皆可以提鉛槧而記之如楊終傳如
 常璩志如韋臯事狀為可傳也第以其詩而已謂可以

畢使職與吾爲橫山解者有二銜命瞻星究無虎節簡
書折柳更迨瓜期朝議責以稽延外望又疑濡滯此謂
程以時也山川嶮刺關津阻脩琯戈銅鼓殊諸葛之威
金馬碧雞異王褒之祀此謂格於地也兼此二難抒其
千慮觸咳卽珠援毫成采刻畫山靈影寫雲物環諷之
餘其可恃矣抑昆明爲金珠淵藪邛竹之杖吐嚙之花
吉貝之布洱茶蒟醬赤銅石綠之饒邠車可載橫山泊
然一無所嗜以其清到之思與山水相獻荅雍容揄揚
播皇風於萬里之外三宣六慰朝寫而夕徧顛顛然據
德依仁而藻悅其耳目廼知辭之不可以已也則斯集

之作於周官禱誦小雅四牡之義爲有合曩所執以相
難者固可備掌錄資博識而以求之詩人之本旨蓋逃
乎其有間也

平其本問出
賦詩同下韻掌稅資無備而以外之詩人之本言蓋
之非外國官職前心細四卦之義然亦合其意也

申改翁出蜀集序

毛萇詩傳以登高能賦爲九能之一嗣後行役之大夫
徂征之遊子侈登覽崇交遊南閩則曰啖荔西粵則曰
驂鸞觀海望嶽交張名目屢更僕而數之不能終也吾
以爲維蜀則最難何也蠶叢鳥道山川奇險甲於天下
瞬息而過精神與會牙角相拒而氣不懾語不踰一難
也生其鄉與夫宦轍所至唐若李杜宋若蘇若陸范其
詩怪偉絕特與劍閣之嵯峨相峙而欲插齒牙於其間
出一奇制一勝又難之難也吾於本朝得二人焉漁
洋司寇紀程之作爲多蜀道一編獨爲諸集之冠海鹽

馬黃門墨麟廉訪川東以僑傑廉悍之才奪奇於司寇
之外余志大而才孱意謂而今而後遊不必蜀蜀則斷
不可以詩藏吾拙亦以安吾分也申子改翁捧檄入蜀
踰年卽歸出其出蜀之集以相示曰子爲我序之改翁
負鞭霆裂電之才經風涪雲棧之險習坎入坎易豕所
謂重險也出險則必有危苦之辭以洩其輪困鬱勃之
氣盤空以造語構虛以運奇焱拉雷厲以結響穿溟滓
破餘地以遣思其才也亦其勢也自唐迄今千有餘年
六七鉅公前後相望若晨星落落可數改翁以晚進後
生起而參措其際狄斯彌建大車之輪以爲櫓孟獻子

謂其有力如虎顏之推經砥柱以汎河作觀我生賦李
百藥謂之神勇以斯二者相方改翁蓋有過無不及也
余曩之說誠不知天地之生才無盡亦不知才人之出
奇無窮六七公冥冥之中或心相許而改翁則目笑爲
無志者也然漁洋墨麟不料後之更有改翁改翁而後
更有嗣音者乎縱其有之余視蔭朝不及父其能及見
乎存此意也吾執前說仍堅請以質之當世之健於斯
事者甘苦疾徐之數諒當默喻也

平昔得意也香時而飲於想藉以資之當世之藝文
 更亦爾音昔平錄其存之亦賦頌時不文父其誰又見
 飛去亦出於斯料墨難不煉對之更亦如餘如餘而餘
 存飛飛六小公其真之中如心時情而如餘俱目矣
 余莫之備施不映天賦之生才無盡亦不映木人之出
 亦莫之備施不映天賦之生才無盡亦不映木人之出
 亦莫之備施不映天賦之生才無盡亦不映木人之出

符葑林雪泥紀遊藁序

歲丁巳春子友葑林符先生南歸省墓渡錢塘暨三天
 子都周覽其景物息鞅舊里百金之裝周貧問疾隨手
 散盡既還京師手一編相託曰斯吾雪中鴻爪也今之
 號稱詩者登臨攬結之作填塞宇宙而傳者百無一焉
 何也夫詩者持也山水方遠性情不足以持之譬猶鼠
 空鳥即過則留久則掃滅盡矣余讀酈元書漸江之水
 發源黟山泝錢塘而上經歷漢縣有八其間樓林紫谿
 之勝烟華蕩搖泉石清急數疑神仙窟宅於是必有雲
 霞縹緲之詞與之相配葑林體無凡骨意尚高逸潮平

日落空江無人萬慮壹澄靈響獨結釋道研之稱蘇瓊
所謂竟將我致青雲間何由論地上事也此誠內景之
博徒真誥之別子子故標舉其趣以告來遊來歌者不
有超絕人外之作豈可獻酬山靈哉

蘇瓊詩曰
日落空江無人萬慮壹澄靈響獨結釋道研之稱蘇瓊
所謂竟將我致青雲間何由論地上事也此誠內景之
博徒真誥之別子子故標舉其趣以告來遊來歌者不
有超絕人外之作豈可獻酬山靈哉

西山紀遊序

昔嚴儀卿以禪喻詩謂之知詩未謂之知禪也有禪人
之禪有居士之禪寒拾振奇瀑泉石門嗣響此禪人之
禪也藝林擷以爲方外之宏秀龐老絕喙天覺無垢諸
公繼作此居士之禪也象教演以爲住世之法輪今且
岐禪與詩而二之又岐禪人與居士而二之義海久枯
慧珠失握天籟不鳴口毒彌世詩禪兩絕豈獨眴衣白
足之徒專其責乎天瓶石亭兩居士薄遊西山輒造思
議機鋒旣捷公案屢翻是禪是詩不能定也歸以質乎
杭子則釋矣天瓶居士彼禪所謂大導首也如香染衣

如月印水解脫文字住正見地以禪為詩者也石亭居士詩海中所謂獅子音也如珠涌光如塵現刹透發微妙修正法藏以詩為禪者也僉曰諒矣哉子之為二家騎驛也

如月印水解脫文字住正見地以禪為詩者也石亭居士詩海中所謂獅子音也如珠涌光如塵現刹透發微妙修正法藏以詩為禪者也僉曰諒矣哉子之為二家騎驛也

盤山紀遊序

蓮坡查氏與客遨於田盤之山著其所睹記相率為歌詩以張其事客有難曰凡今之遊以為適也勞形怵心謹而得達壹取償於清峭幽曠之境其得失也均悅生之道不既迷惑矣乎解之者曰遊乎方之內者皆疏屬之桎梏也奧絕之區猿獠然乎哉而今乃以安神輔體特聞母亦不巾櫛者足不踰梱外童騃之嬉局乎州巷耶且夫擇損莫若輕擇益莫若重瘁其形體以益耳目瘁其耳目以益神智明者猶將擇而處之矧其山川能說登高能賦歟客之以遊為訾非其憚遊乃其憚於言

遊耶難者曰采杞之勞人以從事而陟山載馳之大夫以控告而行野古之人以經歷爲本以咏歌爲末倒道而行與迂道而說無有也諸君子洵工於說且賦矣而必藉遊以自見是詩以遊重非遊以詩重也其爲選事斷斷矣解之者曰人雖重性以馳繆必不至惡山水爲不足觀人雖蠢愚以冥頑必不至鄙詩章爲不必作盤山爲幽薊之雄鎮頽波歷谿秀嶺界脊寒青暖碧紛錯駭矚殆遊茲山者所同也諸君子踰險阻凌霜霰獨相於于冰寒木脫之會其扈而迤而呀然窪然者高下異類顯伏異迹離朱無以騁其目顏回不能極其望也皓

汗皎潔天以一雪軒豁呈露其奇二三子攬臂乎千仞之上左覽滄溟右顧勃碣清神濯魄目營千里颯颯乎茲日之樂殆非遊茲山者所同也昔舒元輿作序白一篇迹其所遊祇青龍寺門一處卽以爲衆骸躍舉若生羽翎諸君較之奚啻什百喜斯詠又何疑乎若客所云豈慕之而不能至至之而不能詩能詩矣不足以示遠毋其有媚心歟而爲是喋喋也諸君子曰微先生辨不足以解客嘲請書以爲盤遊詩序

道古堂文集卷十三
八
古
山水之緣殆有夙契哉夫冲深虛寂神應自然有貺于心宜注于手諸君子欣對不足溢爲文咏秀情超拔方駕往賢固是無歉余因循羈紲有媿芳流邈想神鄉輒披衆製若綴目圖繪幽致歷歷可念所謂澄懷觀道卧以遊之殆庶幾焉諸君子者豈以余爲非儔也歟

汪西顥津門雜事詩序

直沽七十二水發源於狐奴醜渠瀦埜環注數縣其南與河通波北濱大海芟葦蠃蟹之利甲於畿甸以形勝計亦一大都會也間嘗鬱懷古之情身歷其地無深巖大谷可以寄瞻眺之用訪求其風俗其地著於此者貴耳而賤目守土之吏類皆志怵體侈薄雕蟲而不屑爲至若賓朋旣萃舟車刺促推襟送抱之餘又不暇以搜采爲能事以故津自新邑於此雅道之壇坫仍榛莽而未有所闢吾友汪君西顥滯淫是邦載離寒暑有南湖賢令君以爲之囊橐而蒐討有藉有水西查氏以恣其

遊息而酬唱不孤參稽地乘溢爲聲詩意主於揚厲風
騷表章士女正習俗之譌著土風之異蓋以詩傳事非
以事爲詩也夫山川寂寥城邑隱賑攬奇紀勝之什遽
數不能終物大抵詳南而畧於北津門地非阻僻當前
修既往墜簡就湮之會其緒積數百年而未出西顛一
客卿耳一旦抽妍騁秘抉發之而無所餘豈非談藝者
之權輿省方者之惇史乎力不能家到而戶說是宜大
書深刻磨厓石以不朽惜乎此地無深巖大谷可以供
碑材也

翟晴江東臯雜詩序

自宋楊蟠次公倡爲五言百首以詠歌兩湖之盛繼是
以往代有作者友人趙谷林兄弟相率爲南宋雜事詩
多至七百餘篇然其於城東之勝概以天水爲限斷或
不能無漏遺焉翟子晴江家艮山門外聚國族者幾百
年樂其土風旣輯東臯雜記如千卷客邸多暇復成雜
詩百二十首里中賢達咸謂足以媲美谷林余嘗第其
工苦則晴江所處較谷林爲難錢唐山水甲天下都城
內外廣衍幾百里坊巷之櫛比花柳之靚麗朋筵酒座
文翰四飛谷林悉得取而彙之晴江所采南不越白石

湯邨北不過臯亭臨平荒塍廢刹流連憑弔其踪跡無
幾論其地則廣狹不侔其難一矣小山堂圖藉埒於秘
省益之以四明范氏廣陵馬氏之借鈔加之以吳君繡
谷亭之飲助窮蒐博討傾筐倒皮而不惜晴江索居京
國所謂殘圭斷壁者多得之於借瓶閱市之餘論其采
輯則勞逸懸殊其難二矣谷林兄弟清才交擅沈吳符
厲諸君以比事屬辭爲長技出奇制勝因角逐而愈工
晴江么絃孤韻獨寐寤歌論其興寄則因創各異其難
三矣備此三難然猶其辭爛如鋪列錦繡其音鏗如均
調玉石或一詩而綴以數事或一事而繫以諸說比之

於谷林若束廣微之補亡若呂紫薇之續派其用力何
專以勤而其才又何宏以肆也余於家鄉逸事十不省
一二晴江不自滿假猶復以拾遺糾繆之事相責余何
知哉厲君太鴻吳君西林皆予與晴江畏友也試歸而
求之必有以益子矣

沈怡齋師山草序

師山在茂苑余身未接不知其若何深秀也山有寺曰
法音余足未到不知其若何幽邃也夫何巖室之嵐翠
禪房之花木顯顯在吾心目時時滅沒於吾胸臆而不
能去則得於怡齋沈君之詩深也怡齋生於其鄉與其
密友二顧先生讀書於山寺寺外卽山也山外皆塵境
也程一日之功誦讀分其一談讌分其一吟嘯分其一
其餘日則皆登臨眺涉也以烟雲爲供養以木石爲朋
徒灑濯毛髮澄定氣志發皇耳目溢而爲清思流而爲
美句其天全也吾不知世有青山於謝朓李白之詩而

道古堂文集卷十三
知之又不知世有白閣於杜甫之詩而知之師山一部
婁耳與青山白閣殊矣數千餘年待怡齋而始顯準諸
公羊名從主人之例雖謂怡齋爲師山之主入可也怡
齋往矣有才子曰景運能世其學介老友邵行健來請
序夫怡齋之詩自爲之而自序之則旣爾矣余豈能益
以一言哉姑以我之獲益於怡齋者而序之可乎行健
曰可哉遂書之

黃西清蓬廬小志序

且人胡爲而有言哉言者衷之旗衷有虛實則言之華
朴分焉衷有淺深則言之繁簡判焉易曰修辭立其誠
言之非誠是讐言也是調言也多言之不如少少言之
更不如無昔周成有嬛疚之什仲賢有風樹之喻勃于
胷斯迸於口質而稱之弗疑其朴以簡引而伸觸類長
之亦不得目爲繁而華也同里黃君西清少孤事寡母
以孝稱母沒合葬二親於萬松嶺衣食奔走三十年歲
久而思益永歸與兄繭園謀結廬墓旁居之繚以周垣
堂室門祀家資祭具罔弗周備爰就是間日積月累之

所營築霜履露踐之所愴悽宵盤晝憩之所取資目色
耳聲之所裊觸一一著之於言高下短長物惟其稱無
雕斲更無滲漏窺其隱會無冀乎立言者特以愛慤之
至誠中而形發於其所不知動於其所不能自主左之
右之坐之起之洞洞屬屬既不獲盡言復不容已於言
而又幾若有默導其爲言者分體別類彙而輯之署曰
蓬廬小志披其文若偕荀何爲周旋也味其旨若親曾
閔之馨欬也身證之而使人瞿然以慕三復之而使人
悄然以悲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古人之說豈欺余哉君
家世多孝德文強叔度傳誦不朽卽如東坡薦山谷云

瑰琦之文絕妙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君旣兼之蓋
亦不愧今之山谷矣吾聞天氣混沌孝在其中士庶孝
則澤林茂浮珍舒恠草秀水出神魚方儲蔡邕許孜吳
隱之皆其前事也吾行見夫鳳麓之東雲居之西盤盤
焉囷囷焉所爲鎮羅刹而控金牛者左江右湖神明永
護嘉祥疊應嗚呼信如是人豈惟家庭之慶殆亦邦國
之光也歟

道古堂文集卷十四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撰

序十一

方鏡詩序

商秋既謝端居多暇良書獨擁善談無析同里周君心
羅棘場戰罷來相過從篋中小鏡廣不盈握其形正方
余愛夫徽徽溢目英英流爽摩抄周玩首成四韻八章
既而同調過暱屬和寢廣侔色揣稱抽秘騁妍不自知
其才費也夫誌瑤英之瑞者表異同光挹芙蓉之姿者
鬻奇四照方其珍匣乍啓明蟾初凍循市則恒問紫丸

顧兔則長瞻絳氣鑄成金背無假盤龍襲以素紈寧誇
織錦每視神儀之標映共知止水之淵渟久飭廉隅都
忘圭角探秦廷之秘事徵晉苑之舊聞斯則塵目由其
頓清方心以之永澈者矣若廼籍智數典乘幽照理義
隨情合韻以例分豈無獨榮心靈偶託豪素鄙人延結
佇望投遺蓋溯流者窮源分途者一趣記猿言於石室
奧解都非聞鹿語於仙壇精思不任朝陽明水藉甚傳
咸之篇兔苑龍光麗絕江郎之句庶幾來響無愧前塵
或以新餐益其故憶苟風雅猶傳爲盛事卽波瀾欲到
乎古人茲特錄前後倡和若干篇釐爲十卷敢云却月

尚不類於覆卮未便障風勉相尋乎負局健於茲事者
或有取焉

丁香詩序

花之顯於北地者丁香特有瓌瑋奇麗攢蹙積之觀
譜草木者顧闕弗載卽昔之歌詠及之者靈妙空雋之
句不挂於人口則其體物難肖之故皎然睹矣余寓齋
一株枝格繆屈綠蔭出戶外下可布三數席花時賓客
來遊衍者輒形之歌詩今年復舉斯會則胡徵君首倡
四韻繼而作者如干人聞而和者又如干人不可不謂
斯花之遭也都爲一集以示遠使知一草木之微吾與
二三子之勿憚置者有若此矣

三平之於聲置音不亦也矣
與於之數也餘以一樂以示發於樂一草不亦聲乎且
四音雖而於音攻千人聞而味其文於千人不可不
來以亦亦陳於之樂信合中於樂其會貝皆聲其音
一林林於樂武樂音也八於丁可木三變氣於知於
不可不於人亦其其聲於樂中二皆於於相於於
而於木亦亦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丁春詩

半春倡和詩序

半春倡和詩刻既成諸子謁序於余余曰諸子之爲是詩也流連光景雕刻物理則既爾矣抑詩之所以作與夫所以名詩之意可得考而原乎諸子曰盍言之曰聲音之起由律生也而律與歷同原聖人觀中星以定四仲故八方之風各以四十五日而自至揚子雲云聲生於日律生於辰聲律相協而八能生馬防亦嘗奏請歲首令正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道和氣以順時令於是乎在今之詩古之樂也淫蠶而不可聽與古戾矣諸子乘流觀化極意命物其人爲太平之幸民其詩卽

爲天地之中氣而一春之中不極其欲得半而止是傳
所謂思而不淫也是蟋蟀之詩所爲好樂無荒良士瞿
瞿者也或者難余子以律歷言樂漢制十二均各應其
月氣而五郊迎氣亦有四時之樂卽靈臺之奏十二門
詩具焉半春之旨不畸偏歟曰漢青陽歌膏潤并愛跂
行畢逮霆聲發榮壘處傾聽迹其時序所述不過雨水
驚蟄而止而郊廟之祀用之以迓春祺諸子之稱詩節
而不敢過不於古有合乎因爲追探原始敘其語如此

王古草和陶詩序

四聲肇始而韻事方滋詩之有次有和也其諸善迹者
之繼行善歌者之繼聲歟然而勝奇崛之句者易爲工
嗣平夷之響者難爲繼齊梁以降爲詩者剖字鑽響不
知其幾千萬也而和陶詩者屈指不能十家唐宋以還
論詩者吹毛索瘢又不知其幾千萬也而評陶詩者約
計不過一卷豈非淳古澹泊之境爲談藝者所息喙乎
山陰王先生古草風流澹宕遺榮人外嘗集陶詩贈余
中有溢美之語余竊喜自負余非第古草品目所及乃
受品目於靖節爾已而古草以其和陶詩來使爲之序

夫學陶之難與和陶之匪易固然然猶以其迹也綜其
身世觀之靖節遭逢喪亂飢寒頓踣不忘家國心遊古
初之際自比羲皇上人其見於文字者一則曰無懷葛
天之民一則曰不知有漢何論魏晉冲襟謚字婉而成
章三代以後第人物者吾以爲柳下之後一人而已古
草躬際堯舜逍遙佳日崇高尚之操結和平之響境既
不同柴桑志亦遠異義熙卽其懷文抱質非雕非蔚宗
經誥以矯訛緯道風而秀世靖節所謂安得素心人樂
與數晨夕者古草足以當之矣余嘉古草誦法之高因
粗述和陶之所以難者告之誦古草之詩者又知余之

所謂難非古草所短也

徐學圃輓詩序

以文字譽人者無情之辭旋即毀棄其不可以終日也
明矣蓋棺論定是非明白猶斷斷焉較量於一字之褒
譏而不肯少有假借況羣然以美號歸之而無疑乎若
夫道濟不窮及物者遠遺澤之在人心鉅而不舍美斯
愛愛斯傳崇獎乃爲不誣歌詩可以徵信也學圃徐公
樹立宏遠籠蓋萬有施仁行惠不可毛舉錯舉其三數
大端而公之生平見矣歎邑人文蔚起爲六邑冠而巽
舍湫隘宮牆侈剝培高浚深公感然引爲已任聳翠流
丹翬飛跂革旣還舊觀復擴新制圓橋而觀成者僉曰

厥勳懋哉而公不尸其功傅溪大宗之祠圯不修者有年矣小宗之祠未建也謀於兄筠溪及羣從子弟乃勤樸斲乃勤丹雘自堂徂基三室咸舉繫牲有碑反爵有坵飭籩鉶潔壘洗考金石宣聲詩以妥以侑韓子所謂飭稚昧以永久者繫公力是視宗譜旣脩而老死不相往來吉凶不相通問三十八派之人渙而未萃也族人穀符議建統宗祠於篁埕祖里公慨然獨肩其事會病失音久稽諾責鬱陶乎余心終命兩孫度地裁宇經之營之浹歲歲事奠世繫辨昭穆合族之道始全兩江分省三年仍大比於金陵安徽學使者建節姑孰江北錄

科之士奔走恐後勞費可念公買宅一區陳請改建學署上無經費士免跋涉利濟至今迹公所設張舉措有因有創費皆不貲勞每獨任所謂積而能散者非與生則可賓於鄉歿則可祭於社士友薰其德者久而懷思競爲詩歌以挽公於旣歿文孫本增本□都爲一編請余序其首簡公刮磨豪習勇於爲義余嚮不識公聞其風而興起秉彝之好猶人也蕪累之辭藉公以重所獲多矣是役也懽欣鼓舞喜談而樂道之猶諸公之志也

道古堂文集卷十四
序
九

陳江臯對鷗閣漫語序

詩道廣詞道狹自邦畿以至天末人皆可以爲詩而詞則淮楚以北鮮有及者蓋其道以權欣間適爲主追風雅之末軌暢人心所欲言風日旣佳魚鳥可玩水邊竹所有其地舞裙歌扇有其人香爐茗椀有其供有洞簫絙瑟悽戾宛轉之音有畫屏銀燭藏鉤賭酒之樂有登高望遠懷人感舊之情有上如抗下如墜抑鬱不得泄貽蕩不得返之趣吾故曰非其地不可以爲詞強而爲詞詞亦似詩對鷗閣漫語陳子江臯倚聲之絕唱也陳子生於錢唐山水之鄉往來竹西歌吹之地吸金焦於

酒栢挾南北兩高峯如几案竹町爲之賢兄樊榭爲之
密友青鐙雪屋中幽吟苦語浸淫不已欲詞之不工其
可得乎予索莫居京吳歛越唱歷久不接於耳南來諸
子若當湖陸南香義興史侃存里中江研南皆出新詞
相餉已詫爲絕特之事今得江臯與三君而爲四焉夫
雍門彈而孟嘗隕涕韓娥泣而一市盡移聲音感人不
間風氣紅埃堀堞之區試爲詞道開設窾奧優柔擘緩
之音亦可以變悲歌慷慨之概惜乎可以語於此者難
其人也

范次岳寫春詞序

錢唐范鎮字次岳工詩餘客死揚州友人傳寫其所作
以屬予序序曰次岳娟好如弱女子詞旨婉惻翩然若
飛鳥之依人然孤性耿耿堅不可犯羈孤憔悴體弱不
能自振得嗽上氣疾每發咳逆不可偃仰呻吟徹晝夜
或十日或半月不止少差則雕鑿小詩抒寫胸臆間倚
聲爲曼調圓珠哀玉摧氣迴腸聞者皆爲色動友人馬
君嶰谷輒下聘錢爲廣陵擇對愛玩賢妻甫臻期歲幽
蘭忽摧而芳韻未歇有詞一編題曰寫春從所志也嗚
呼惑溺閨房昔人以爲傷生之事雕刻肝腎昔人又以

爲伐性之斤二者交譏而斯人均不能自克豈天之限
之歟曩余取道邗溝次岳輒箋短言奉貺疎寮夜雨永
別無期循覽斯編不禁淒其欲絕也

朱適庭百緣詞序

三十三天色界欲界居其二七佛皆有妻有子如來爲
太子時有三夫人有六萬采女上天之最尊者帝釋采
女多至四十三億二千五百人娶修羅之女以其美也
後與諸采女戲池中女以告修羅遂有戰鬪之事閻浮
王晝則治事夜仍與諸采女娛樂佛家初不諱言色也
沙門出家貴童真僧祇律首戒在淫立言又戒綺語據
佛所說男女情欲有日以相視爲樂以相看爲樂以相
抱爲樂女以觸爲樂男以出不淨爲樂其穢媒更有甚
於閭巷之所談議者而經典中一一備言之何也人有

情物有理緣人情窮物理不極之於其所至而其道不出也循其迹則亂泥其言則迂存其理於三千大千之世界而已新安朱君適庭工爲倚聲寄情於釵飛釧動而以鏤空繪影之思爲沁園春百闋題曰百緣夫百緣大藏有其經清源居士詮之以爲恭敬莊嚴三寶受大福報生天得道及慳貪作惡墮餓鬼等種種善惡因果凡一百緣適庭窮形盡相洩造化之秘鑰窮鬼神之情狀是以筆舌作惡也吾嘗用佛之所說者以解之大愛道比丘尼經云女人作沙門精進持戒受請受食行路入室出戶種種戒法當除滅八十四態夫所謂八十四

態佛未嘗悉言之也以意度之大約如適庭之所云云者適庭代佛說法爲普天下童女普天下諸長者婦普天下諸比丘尼行住坐臥悉範之於羯磨思雖豔語雖綺與橫陳嚼蠟之旨無礙也余少溺華妍摘辭側豔年逮中陰精膽銷鑠摩登咒阿難弊燒試目連已如前塵昔夢不復省記讀適庭之詞不執有不滯空存平等心證真實義知爲大德之寓言才人之遊戲揩摩淨眼合十作禮莊嚴讚歎而歸之又以爲海衆釋疑解惑也

金牛湖靈秀甲天下茶檣酒幔牽拂於荷香柳影之間
 造物特鍾美於是以供詞客之陶寫故吾鄉人士無不
 工為倚聲者而余獨否一則搓酥滴粉既性所不近二
 則拙口鈍辭復不能作酸甜之語三則每有所作輒為
 石友厲君樊榭所壓他人以詞見工余獨以詞見醜遂
 止不復為樊榭出而與竹垞翁爭黃池之長橫絕一代
 江淮間騁風騷之逸軌者朝竹垞而夕樊榭若驂之在
 靳不能偏廢白嶽江玉屏氏棲遲邗水親炙樊榭几席
 偷聲減字得其弦外之響故竹垞無肖子而樊榭有替

江玉屏詞序

金牛湖靈秀甲天下茶檣酒幔牽拂於荷香柳影之間
 造物特鍾美於是以供詞客之陶寫故吾鄉人士無不
 工為倚聲者而余獨否一則搓酥滴粉既性所不近二
 則拙口鈍辭復不能作酸甜之語三則每有所作輒為
 石友厲君樊榭所壓他人以詞見工余獨以詞見醜遂
 止不復為樊榭出而與竹垞翁爭黃池之長橫絕一代
 江淮間騁風騷之逸軌者朝竹垞而夕樊榭若驂之在
 靳不能偏廢白嶽江玉屏氏棲遲邗水親炙樊榭几席
 偷聲減字得其弦外之響故竹垞無肖子而樊榭有替

道古堂文集卷十四
人玉屏貧無立錐頗有金屋之倩盼吹簫度曲分荆節
度姬人慧而安貧以濁酒澆其塊壘輕帆柔櫓跌宕於
紅橋白塔之間其詞則蕢洲之笛譜其人則白石之老
仙也余讀書好色不下玉屏而方心沓舌自慚形穢每
一發聲輒呈傖父面目玉屏且曰子故不工此藝然久
故於樊榭甘苦疾徐之故非子不能道也盍爲我序序
玉屏之詞而感樊榭之不作詩不云乎雖無老成人尚
有典型此集行而老成典型猶在乎吾以爲樊榭有替
人者此也

迎鑾新曲序

邃古以來生而神靈之君莫如黃帝恒以太乙與天目
在四維之歲乘龍而四巡彭祖前驅松喬俠轂入空桐
禮廣成子遊元圃禮雲臺先生謁峩眉見天皇真人封
東岱奉中華君之具茨事大隗入金谷諮涓子過楓山
見紫府先生所遇皆超絕塵埃之真人後世迂濶之鯁
儒拘曲之愿士覽真源抱朴之語輒適適然驚疑而不
信吾欲家到而戶喻之而不勝辭費也夫後世之所謂
神仙不死之徒不過於億兆庸人中獨能離去葷濁絕
滅嗜慾卽可以長生而久視而以聖王視之彼所謂方

道古堂文集卷十四
西
文麗豐之區不能不囿吾域中猶吾食毛踐
土之百姓也

皇帝撫萬靈函九夏水宿星飯皇然不得寧居出而省
圓首之疾苦彼爲神仙者猶復逍遙晏安藏匿而不肯
一見斯亦女青之律之所不宥者也西王母在極西之
國見於山海經爾雅不爲無稽也自黃帝後而堯見之
而穆滿見之而漢武見之彼非所謂育養天地洞陽之
極尊者耶而猶恒出而爲世主見則凡許玉斧葛稚川
者流幸而長不死尤欲得有道之君而引伸其說崇闡
其教偃然亟欲貢其所有以顯靈異於人主亦事理

之所必至矣

今上皇帝紀號之十有六載巡省方俗臨幸浙土洞天
福地吾浙什嘗占其三四四明龍蒼台山靈異勝迹往
往甲於天下神仙窟宅於此雲氣往來豈無聞見或化
而爲嘉禾瑞穀以荅

聖主之憂勤或變而爲喬雲醴泉以示蒼昊之靈貺
今上皇帝特厭棄文成五利之所爲命珥筆執記之臣
削封禪之文剟符瑞之志曉然示天下後世以六五帝
四三王之大道瓌珍異寶所在皆有環溢心目烏睹所
謂使者四出以求神仙耶且吾疑有仙骨者苦無仙才

木公金母之辭本王嘉所偽作真誥所載雲林右英之詩皆拙晦不可曉降而至於呂崑葛長庚丹經道曲義淺辭膚無當於騷雅之選道藏中文集之繁富者莫如陶通明杜廣成然求其一篇一句之傳誦於人口者而不可得使其奏雲璈吹玉琯自撰歌曲樊然雜進於文德誕敷英畧不世出之聖主之前將恐其逡巡羞慙而自愧其措辭之不工則所謂飄飄有凌雲之氣唯吾儒之健於文事者能勝任而愉快矣吾友樊榭甌亭兩先生有揆天繪日之才藻而耻蹈襲揚馬之常故獫狝其辭詭譎其體借喬張之雅調傳征僑之逸事率先衢歌

巷舞諸父老迓

六飛於天上被之筦弦次第進御

聖天子止輦而聽之每奏一篇稱賞不置雖俳優乎使枚臯東方朔若在畢力而爲之未能有加也嗚呼悖矣愚者輒河漢其言予爲揣物情徵往典縱橫論列以秕糠一世之塵濁使知授符降斗之祥不得專美於黃帝而

聖天子一遊一豫彼神仙者皆可折箠而使也二君子所稱述詞曲云乎哉

王崑霞北遊集序

王外史崑霞以詩名江介者近四十年己酉之春扁舟
來杭余之得見也從吳君焯乙卯秋余有事至邗溝復
得見於閔華廉風所掀髯縱論顛倒而不厭方外之交
未有能過之也乾隆庚申崑霞展其本師之墓薄遊北
平因以徧交當代之賢士推襟送抱以聲詩爲幽贊咏
歌所及都爲一集而以諉余曰久交者莫子若也其有
以益我乎余曰九衢冠蓋之場懷鉛握錦立壇坫者更
僕數之而不竟崑霞以布衣芒屨側足其間於詩人外
別置一格可不謂壯乎昔唐劉師服侯喜與韓公遊號

爲能詩軒轅彌明一衡湘間道士刺促聯句至使其喘
伏不敢復語一何怪也宗元先生吳筠爲神仙可學之
說然史稱其往來天台剡中與詩人李白孔巢父詩篇
酬倡至尊之爲兼杜李之放蕩奇麗夫解道德注參同
巖棲谷汲含內景而學長生者彌不操不律以從事至
若虛歇之響泠汰之質微言若元清才如雪雖古列仙
之儒曾百不得一況可責之鍊丹服食之徒乎有元至
正間句曲張貞居伯雨專意爲詩詩益高遠清妙吾以
爲具神仙之骨相者乃能爲伯雨之詩若伯雨者雖不
學道無害也崑霞舊主瓊花觀將歸維揚甘泉馬君嶰

谷今之顧阿瑛也街南書屋擬於玉山之勝草堂雅集
備有貞居之詩然則舍崑霞將誰屬哉

道古堂文集卷十四
六
吾儒之攢眉苦想艱晚而不能安一字者勞逸殊矣間
嘗流觀禪藻所入叢林虛心採納丹霞若澹歸華林若
跡刪海幢若阿字長壽若石廉化城若借山嘉興若冬
關皆庸中佼佼者也盤山拙菴爲商邱秀水方外之交
廬山心壁爲新城所亟稱許姚江拙巢梨洲選入逸詩
嘗取其所刻觀之宮商蹇乏一拙不足以盡之石揆爲
禪宗大尊宿偃亭爲教乘大導師其寄巢二集及溪流
文字具在所謂附庸風雅非詩家正法眼藏也程材於
禪窟其難如此西湖有二詩僧一爲亦諳一爲芟虛亦
諳癯而逸芟虛秀而腴亦諳主涵青院與錢塘詩人陳

撰玉几符曾藥林厲鶚樊榭相酬唱亦諳歿而三人相
繼下世不能傳其詩也芟虛早侍 內廷荷 兩朝之
恩遇歷主聖因天竺淨慈乾峯四道場道力堅凝文采
豐贍在彼法中爲師子兒與諸詩老角力亦擲象之調
達也一筇一笠闌入南屏詩社余與梁侍講山舟相視
莫逆托契尤深入滅後有詩數卷余爲芟薙其十之三
四山舟力任刊行而以序文誣諉吾何言哉曩過淨慈
丈室放言劇論余謂禪自禪詩自詩劃然不可牽而混
也從詩入禪研聲病養清機虛心觀理骨格蒼而思力
厚夫而後禪可徐參也從禪入詩胸中先有古德機緣

不能擺脫用辭不必出處措意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一
參法席公然自大浮慕詩名謂可一蹴而至不知詩雖
小道亦歷賢劫鈍辭拙口欲以拈樵豎拂之伎倆施之
相窺於本原之地五內不免葷濁一經指破不通身汗
下乎芟虛深然其言今序其詩遂爛漫言之普爲天下
禪人言詩者痛下鍼砭而津筏亦在此矣嗚呼有言不
信芟虛不作吾將誰語乎

雲巢上人詩序

雲居在城西南隅循鐵冶嶺而上山徑倭遲臨湖抱郭
誠淨侶之精廬真仙之邃宅也元中峯禪師曾此駐錫
遺像及麻履尚存外有長廊望湖上諸山如披畫幅吟
朋社叟樂其深靚游衍畢日折脚鐺邊之飯長齋繡佛
之米汁釋氏雲巢恒主之雲巢耽清吟而讀龍樹之論
得句法於吾友戴珠淵柳潔夫梵放聯吟則芟虛嶺雲
兩禪伯也有詩數卷余爲汰存其什之六七意常者不
錄語常者亦不錄颯颯乎宏秀之清音中峯山居之微
旨也循例責序四顧茫茫珠淵以窮死潔夫又以客死

灰虛滅度於淨慈嶺雲示化於龍翔六七年間湖山耆宿凋殘卽方外之交期亦盡頽唐放筆悽愴傷懷姑以塞雲巢之請而已豈暇競利鈍較得失於語言文字間哉

宋王荆文公集卷之五十五
送許貽豐之廣西序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道古堂文集卷十五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序十二

送許貽豐之廣西序

錢唐章信園以事謫廣西戍家貧甚老妻寒餓不得存活時時郵書致信園使速迎已信園得書必泣泣已度無有衛而致諸其境者畜此意不敢發章之戚若友則羣聚而謀曰信園妻子在杭吾屬歲必庀其餽褐曷若遠而歸之乎戍所合數歲之所費併一而用之其事既出於永逸其擔亦可以稍弛然以一弱婦人挾一奚奴

一老媪經波入浪衝瘴雨而溯蠻風嗚呼其幸而得達也
也謹矣孰左之右之提而還之信園者衆皆相顧愕眙
莫敢應許子貽豐交章氏在紀羣閒則闖然而有言曰
某固願之粵章氏之孥盍於我乎是寄貽豐修穎偉幹
欵響若洪鐘自其二十餘卽已爲諸生有名粵西距吾
浙往反幾萬里計其期非八九月不可還貽豐方將提
筆入試舉場一旦棄而遠去或以是爲嘆惜貽豐曰吾
之得邀一第與否未然事也信園之夫若婦非吾此行
則不能完吾不以見在而易未然審矣歸而裹春糧束
脯笈與章氏期行有日然貽豐之貧與章等妻子老稚

十數百指哆喙而待貽豐之膳具一歲館穀則一歲飽
具一月館穀則一月飽貽豐爲章氏送孥蓋將以完章
氏之夫若婦而貽豐之妻子且瘠而立乎溝中貽豐曰
吾爲章氏計則久遠吾家人之忍飢餓則暫吾不以久
遠而易暫審矣出門勗妻若子勉受寒苦毋或懟怨妻
若子則皆曰諾於是章之戚友咸醵錢市酒肉以寵其
行吳子尺鳧輩各爲四韻詩光其事特命杭子爲之序
杭子曰序者敘也其事覈其道榮詳書之以彰許子之
勇且以寓乎信園志吾黨之有媿也

潮州負海立郡其東北與閩界連島澗回互濤瀾壯闊
 形勢要害南澳實介峙其險 朝廷重其制特設軍民
 同知以控制百夷專城列闔文武攸寄嚴陵周君西擎
 以中書舍人改外新膺是任周君不色喜而人皆以為
 賀其高者謂讀書能文辭今茲極天下之壯觀盪胷決
 背發皇耳目其文辭宜益奇以肆如古韓蘇之已事者
 其卑者且謂是為脂膏之地市舶往來百貨鱗集君用
 度當不憂匱乏而鼓角前導又與建牙開府不二愚以
 為審如所論則甚失 朝廷之所以任周君與周君所

送周西擎之官南澳序

潮州負海立郡其東北與閩界連島澗回互濤瀾壯闊
 形勢要害南澳實介峙其險 朝廷重其制特設軍民
 同知以控制百夷專城列闔文武攸寄嚴陵周君西擎
 以中書舍人改外新膺是任周君不色喜而人皆以為
 賀其高者謂讀書能文辭今茲極天下之壯觀盪胷決
 背發皇耳目其文辭宜益奇以肆如古韓蘇之已事者
 其卑者且謂是為脂膏之地市舶往來百貨鱗集君用
 度當不憂匱乏而鼓角前導又與建牙開府不二愚以
 為審如所論則甚失 朝廷之所以任周君與周君所

以自待之意是官之設所以詰奸禁暴壹六條之教靖
四鄰之警伏莽有不興之戎萑苻無取人之盜是猶僅
僅稱職非其殊尤特絕者矧南澳與他處又異閩粵之
疆地犬牙錯愚民罔知或有爭虞芮之田尋卑梁之釁
事起纖芥讞決馳兩省宜以禮讓化之則不競於利且
其職兼轄士伍悍將驕卒不循禮度走馬求賞賜外或
有犯民田禾毀酒家什器胥足入紲莫可誰何急之則
取譁緩之則翫法宜以強毅鎮之使憚於威重而不敢
逞君茲往蓋其難且慎也然君爲人廉而靜貞而幹事
以之出治恢恢乎有以自信矣友人仁和杭世駿壯其

行爲文辭以相勗且以觀於有成

之用岷山則借以爲發揮理道惠養黎庶之階令粵西
之懷集政通民洽不冒奪商阜以媚上官而卒以是膺
循卓之薦及牧寧明猓苗梗化跳刀走戟相報復君開
設方畧縛其酋豪兵不屺而事集以憂歸旋以病告家
食者三年矣歲之豐凶俗之美惡邊鄙險阨之形朝廷
損益之制莫不博聞默識深維其故而洞見其本原余
少而濡首於文字之役長而與一代之豪傑相推排意
氣亢岸不能自下至與岷山語則章句之細故斧藻之
末事廓然一無所措而後知岷山之意量遠也今者謁
於選人將知晉州晉州地僻阻而俗淳簡治之而效中

才優爲之岷山蘊不世之畧屈而就焉庶以頤神養志
扶進百姓於仁壽之域所謂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
相爲者此亦當代言治者之厘事也於其行書所見以
貽焉

沉山曲如雞足水黑似榆葉黓齷狂獐之習侏儻蠻馱
之音刀耕火種之俗一一與中土異驛丞豈美仕哉生
方弓衣短後從兩奴挾輕齎翩翩就道甘此而不悔生
豈無見歟生久留京師習聞老吏之議論謂雲南地僻
道左除長吏巡方外皇華四牡之使歲不二三至俗豐
而地沃鉛銅金錫之饒甲天下官閒職散衣食視江浙
閩廣爲不艱積其贏餘可以致鮮薨以活妻子生蓋以
爲計之良也然吾聞諸先民君子之養親達則兼珍閣
度而不以爲泰窮則啜菽飲水亦可以盡歡生之才豈
非是則無以爲也將生非一官則有不樂者耶顧此非

特生之過吾於長民者有厚責焉

聖主孝治天下居官者以親老不得養或就近乞州或
量移內地凡茲守令莫不皆然奚爲此猥末之職而莫
之或卹也乎封疆之吏息而不言歟抑世之逐利而安
之者之衆也

之海山出乎待...
量涉內此...
聖主...
赫...
赫...

送袁子才之江南序

德堪乎世者不以省劇難易悉其力爲之弗敢擇也諄
是者較量於大小斟酌乎清濁迫之而後起陳掾其間
而不知止其殆迂道而未始有聞邪道有因有任道無
因無任無卑潔無煩辱無瞋目搯擊無意烏咨嗟孰推
之孰移之變化流轉日百出而未止有見於進必無
見於退有見於榮必無見於辱純純常常處乎不淫之
度吾未有遇也嶽岑之巖有美木或斤而爲梁欂或削
而爲筍鐻或弦而爲琴瑟青黃斷爛焚如棄如而木不
怨者物乎物乎所不物有宰之者邪袁子始求仕休

問被乎巖廊已而黜爲吏邦之人以爲大感袁子飾車
駢馬彷徨乎中達挈其累奮然而笑子杭子曰袁子其
幾乎道者歟道以因爲生以任爲化蠖衣陵舄有形也
尻輪神馬無形也以有形隨無形圓如轉市南之九天
且不得宰而況人乎袁子食芻豢被綺縠車騎閑雅過
媿其鄙縣亭父負弩里魁前驅環一市而闕者懾氣屏
足莫敢喘息袁子方卹乎湫乎而不知其適之奚俄而
簪筆磬折擎拳鞠脛勞日夕而不得休則施施焉而寐
蘧蘧然而覺而袁子不病故曰和其天倪而不逐於因
應是之謂入乎機出乎機

送孫程萬還上元序

程士品者雅與俗二者辨之矣瞞瞞然冥冥然朝夕於
酒食聲色之中求其母俗不可得也躄奇嗜古陶冶性
靈以清泉白石嘉樹美竹爲遊居以法書名畫金石彝
鼎爲服習嗒焉寡營听然獨笑求其母雅又豈可得哉
上元孫舍人程萬以世家子入仕操履不異寒人盍無
儲粟橐無兼衣敝車羸童躑躅九衢而几榻間無恒物
趨趨之字云回之紋金星活眼之石範銅撥蠟之章一
一研其指歸稽其根歷精識雅鑒當世罕儔以是知程
萬之蘊蓄宏也夫博物洽聞儒者所事峩冠襖衣高自

位置者倉雅林說之書口棘而不能讀盤盂盃鬲之器
目眩而不敢名寶燕石以爲玉享敝帚以千金其爲舛
陋也多矣程萬高情遠致倜然超絕囂壚余嘗方之古
人遠不敢比數使其席於兩宋賢達者之末豈有媿乎
寶繪如王詵寶晉如米芾研經如楊南仲鑑別如畢良
史集古如王球歐陽修款識如薛尚功審音如朱長文
評器如張掄辨證如劉遵父庠堂修三禮之圖太學樹
六經於石鉤微抉奧非君奚屬一朝請急南歸呂才序
東臯子集所謂端簪理笏非其所好者君實有焉豈班
聯之內固不樂有雅士之迹與余樸遯無一能承君顧

者獨深喜其人之喬野愛其文之質直賞其筆迹之稚
魯譬諸爨餘之材賞音者或別有在余豈復有吝焉書
其傾折之意爲序一篇張其行以志吾悵

而不阿簡質而當理書成晉秩既而充三禮館纂修官
時方重其事非耆儒碩學專門名家者不獲與是選鄭
王之異同程朱之精義僉曰惟金先生爲長東山亦恢
廓自信思勒成一家之言以爲 聖世昌明經學之一
助竟以試落館職一旦委而去之余不敏猥以謏劣承
其未竟之緒昔孔穎達等撰正義而覆審者在趙弘智
魏徵類次禮記而王勃重加編纂事有前例穎達與徵
之名故在也予豈能攘東山之美哉東山與余習以熟
於其去也不能或釋然於其中酌以旨酒侑之以辭曰
有儒一生說經鏗鏗勃窳理窟掉鞅而行迴翔三館大

叩大鳴威公落度子雲寂寞遺經獨抱頓陟回錯拂衣
還山云有宿諾余與同進不與同退淫淫與與如禽失
隊千秋大業期子毋廢送君都亭勞君卮酒士有素操
進退不苟斟之酌之是惟吾友

送陸蘊山佐守南陽序
廣陵陸子蘊山蘭芬椒烈風扇浙汜里中詞客多與狎
主壇坵然蘊山勿勿乎非敢以爲是也入而洗腆敬養
所以微伺風欬歔噓者靡弗至優游子舍若將終身其
封公弗善之曰史稱馮唐以孝著聞爲中郎署長應仲
遠釋之曰此孝子郎也方今大化翔洽士不出身効
尺寸酬高厚休養之恩耶爲急裝遣之京師選入爲秋
曹用法明允多平反一署皆稱其賢
天子聞而嘉之時南陽方缺貳守南陽地大豪猾不易
治貳守主擊斷急則患東涇緩則紐解網漏姦萌熾張

送陸蘊山佐守南陽序

廣陵陸子蘊山蘭芬椒烈風扇浙汜里中詞客多與狎
主壇坵然蘊山勿勿乎非敢以爲是也入而洗腆敬養
所以微伺風欬歔噓者靡弗至優游子舍若將終身其
封公弗善之曰史稱馮唐以孝著聞爲中郎署長應仲
遠釋之曰此孝子郎也方今大化翔洽士不出身効
尺寸酬高厚休養之恩耶爲急裝遣之京師選入爲秋
曹用法明允多平反一署皆稱其賢
天子聞而嘉之時南陽方缺貳守南陽地大豪猾不易
治貳守主擊斷急則患東涇緩則紐解網漏姦萌熾張

道古堂文集卷十五
不可羈勒方難其任而蘊山適膺是職夫封公有令子
不私以爲家寶必使之服勞王家其識加於人一等矣
蘊山不規規平揖畫諾抱文書出入佐守大郡繼古名
杜之遺迹是能克副封公之期望亦已厚矣雖然蘊山
固詩人也仍得以詩爲規可乎詩小序曰南陔廢而孝
友缺白華廢而廉耻缺方蘊山循陔眷闈馨夕膳潔晨
羞所謂心不遑安心不遑畱者此南陔之孝友也今且
出蒞名都百姓或漸於習俗或困於饑辛輕詭任俠剽
椎爲姦治之者勿侵暴以爲能勿鍛鍊以矜巧宣布恩
澤豫養其廉耻而進之以爲善斯迺克稱

聖天子之所以簡任之意亦卽不負封公之所以命之
出身而仕之意豈徒致潔白之養云乎哉所謂白華之
廉耻者此也若夫三百五篇孝子行役者凡四北山陟
岵是非封公所以期子之意子故畧勿著而以笙詩勗
蘊山也

送龔愚安之長沙序

古者刑名之與儒術出於一自七畧分而九流判儒與法遂出於二今之爲法家言者知有李悝商鞅韓非幾不知有周公孔子豈仁義道德之訓果不敵武健嚴酷之治與抑爲民上者果於俗吏自爲無有開導於其側者與吾嘗論坡翁文士言不必盡可爲法讀書不讀律是致君堯舜無術也讀律而不讀書謂遂能致君堯舜吾不信也易之爲書廣大悉備一則曰明罰敕法一則曰議獄緩死此千古法家之祖也春秋筆削經聖人後定而董仲舒集公羊以爲斷獄雋不疑援衛輒之義輒

收縛假戾太子此豈律文所載乎而有識者斷然行之不疑無他深於儒術故也吾有文章意氣之友曰龔君愚安有經世大志恢廓自信而性喜讀書吾與之礪錯時事動中窾會吾與之稱說古義援據別白吾與之締繪章句海涌嶽立濤瀾生而峯嶸露也然而爲儒不能以自見出而參人幕必其爲儒吏也而後從之遊廣昌魏先生定國海內所謂端人正士也以禮來聘三揖而進一辭而退賓主交重焉今黃門蜀中嚴君以鴻臚卿秉臬湖南聞愚安賢筮日具書幣請愚安與俱楚以南其風剽銳而急疾問愚安何以爲治此非有異術也敦

以厚其俗靜以鎮其佻刑期無刑以俟其自化生堯舜之世治堯舜之民如是而已矣若夫矯尾厲角矜箝束禁制以爲能此法家之所尚而吾儒勿道也愚安往矣書經義以相勗可以驗所學焉

贈顧澥陸序

予友施安自京師歸錢唐盛稱泰興顧于觀澥陸之詩
曰余見詩于京師惟澥陸矣丙辰春予應 詔來輦下
澥陸懷其詩修士相見之禮讀之竟日夕其綿邈滂沛
則高山出雲舒卷肆態其清峭刻厲則澆穴溯澗琤琮
流音崔乎悄乎人道之契濶身世之交際一篇三致意
焉不自知其情之深也今年夏澥陸復來京師調疴佛
寺頽放不聊詩益清深道上枝節警動神解色飛假喻
象物不名一端獨鳥叫秋千花笑日淒風忽厲瘴雨變
淫濤瀾擊撞金碧眩轉砉然一鳴訕爾中止挾奇作怪

漏泄元化蓋自靈均太白千載骨蛻余嘗遊心古初空
山獨往髣髴一過不謂於澥陸竟睹之也澥陸將歸丐
予言不可辭也用書此以遺之

予不自昧其鄙之窮也今幸夏澥陸來京而聞其
而音出平昔予人散之與爾良對之交烈一益三疑
澥高山山雲倚空想其昔曾以爾爾爾爾爾爾爾
澥澥對其情對士對其之對爾之對日又其對對對
曰余良情于京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于文誠交自京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爾爾爾爾爾爾

贈張誠然序

仁和張果誠然以教授客燕其少從受經師亦以越人
羈京師死邸舍誠然既視其含斂則覓漕艘遞其棺以
歸葬乎越臨其窆乃返凡道路之費封樹之資畚揭埋
坎之用誠然貧士不假助於他氏不匝月而事告全而
誠然恂恂無德色余選之於里門覘其貌兀傲而不可
狎獎其義則斂抑退讓不敢當嗚呼誠然古人也然求
之於古亦鮮有逮此者吾於後漢得二人焉曰山陰鄭
弢曰南陽董班弢師同郡焦贛贛以楚王英事死詔獄
弢髡頭負缺鑕詣闕上章為贛訟罪躬送贛喪及妻子

還鄉里班少遊太學宗事李固及固遭禍班殉尸不肯
去卒以固衣襚歸葬漢中吾於魏得一人焉曰觀津牽
招招詣同縣樂隱受學隱以亂見害招觸蹈鋒刃殞斂
隱屍喪歸遇寇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釋而
去此三人者篤義師門不間存歿炳於史冊傳誦到今
以吾論之友朋師弟以義合者也當其臨險阨處非命
傷懷戚兒感激氣類或至履鋒冒炭甘九死而爲之此
中材以上于世不乏若其歛爾死生從容坐論進不足
以立名退亦不爲損節則雖好修之士猶將逡巡觀望
迫而後起矧其遠涉之乎四三千里之外孤行振臂莫

爲挈助而負土種松柏泣涕成禮斯已難矣矧其人亦
然又一貧士然而誠然則退然謝曰吾非能有加于吾
師也吾致吾力可能爲而已夫今人之所不爲者豈果
其力之所不能哉吝財一也畏勞二也憚遠三也有一
於此則不能爲矧其兼乎故吾謂誠然之事較之鄭弘
董班牽招爲尤難而誠然且曰若弘班與招吾斯之未
能信也

